

叢談上卷之十二

述曰昔論唐子西出稍晚使早及坡門當不在秦
晁下信或言也讀先生詩文天真全風韻正清不
羸削高不騫崩所謂黃鶴臨空貌逸而神王者耶
眉山之氣煥乎畢洩矣獨怪先生文采風流焰耀
史冊而鄉先輩無談及者豈未嘗讀其書知其文
耶李文簡父子彰彰矣而知不能言言不能盡其
他又何說耶茲於昔人稱評隻詞片語如獲異物
非貪多務得蹈昌黎之所云也詩曰雖無老成人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罕

尙有典型於茲尤嘆息不能已已

詩話

唐庚曰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爲題
者直當代其人而措詞如公無渡河須要作妻止
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體

樂府解題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
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詩疏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諺語如絡緯鳴懶婦
鷺之類尤宜人詩用

凡作詩平是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正用資以為詩是也

唐人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桃源記尙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晋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謝玄暉詩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平楚猶平野

丹稜曉

卷之十一

叢談

聖

也呂延濟乃用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謂楚木叢便覺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類若此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

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間饒奇石未為極勝到曠色到遠客則不可及也

子美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

命如牛毛其於治道深矣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兩山歸萬古青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閨中所得句也

杜子美祖木蘭詩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爲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雄放含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里

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爲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詞所謂因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耳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乃是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州有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蜀道館舍壁間題一聯云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不知何人詩也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悠悠楚山直叢叢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畫長頸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公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稿蓋闕字也此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四

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嶺外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饑則知蛟食其肉矣

東坡隔句對着意尋彌明長頸高結喉無心逐定遠燕頤飛虎頭或云結古髻字也述之序是長頸高結喉中又作楚語

謝固爲綿州推官推官之解歐陽文忠公生焉謝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善東坡以約辭紀事冥搜竟久僅得句云卽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深有愧於東坡矣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詩在與人商論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閒一字放過則不可殆近法家難以言恕矣故謂之詩律東坡云敢將詩律鬪深嚴予亦云詩律傷嚴近寬恩大凡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器

立意之初必有難易二塗學者不能強所劣往往捨難而趨易文章罕工正坐此也作詩自有穩當字第思之未到耳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袖詩謁之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帝澤波字未穩當改僧拂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當如此乃是

文選三賦月不如雪雪不如風

南征賦詩舒廓而浩蕩復收斂而凄涼詞雖不工自謂曲盡南遷時情狀也

余作南征賦或者猶之然僅與曹大家輩爭衡耳惟東坡赤壁二賦一洗萬古欲髣髴其一二語畢世不可得也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出中若有一毫唐書亦為來生種矣

晚學遽讀新唐書輒能壞人文格舊唐書贊語云人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墨

安漢道之寬平不厭高皇之嫚罵其論亡云決江海以救焚焚救而溺至引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處

近世士大夫習為時學忌博聞者率引經以自強余謂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六經以令百氏百氏必服然謂之知經則不可

凡為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為上句壓倒畫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卿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

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雖止此一句而體勢則甚重下乃云賢者信之衆人疑焉非用兩句亦載上句不起韓退之與人書云泥水馬弱不敢行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此爲文之法也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東坡赴定武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年十

叢談

卷之十二

叢談

吳

八謁之間余觀甚書余云古讀晉書卒問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胸次須出一番好議論若飽食煖衣惟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當杜門著書不令廢日只效溫公通鑑樣作議論商畧古人歲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以上俱唐子西

行父自錢塘罷官

眉山唐先

僧舍與同郡關注子東日從之

實聞所未聞退而記其論文之語得數紙以歸自
巳亥九月十三日盡明年正月六日而別先生北
歸還朝得請宮祠歸瀘南道卒於鳳翔年五十一
自巳亥距今紹興八年戊午二十年矣舊所記更
兵火無復存者子東書來屬余追錄且欲得僕自
書云將置之於座如見師友衰病廢忘十不省五
六乃爲書所記者三十有五條先生嘗次韻行爰
冬日旅舍詩云殘歲無多日此身猶旅人客情安
枕少天色舉盃頻桂玉黃金盡風埃白髮新異鄉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三

梅信遠誰寄一枝春又次留別韻云白頭重踏軟
紅塵獨立鴛鴦行覺異倫往事已空誰叙舊好詩乍
見且嘗新細思寂寂門羅雀猶勝纍纍家卧麟力
請宮祠知意否漸謀歸老錦江濱蓋絕筆於是矣
集者逸之故併記云三月癸巳餘杭強行爰幼安
記

周紫芝竹坡詩話錢塘強幼安爲予言頃歲調官都
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
而已其敘事簡當而不害其爲工如讀外詩敘虎

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
饑蛟掉尾取渴虎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
切他人不能到也

唐文若曰嘉祐熙寧間皇大父淹有盛名於西南學
者爭宗師之益昌龍圖閣直學士陸公詵薦之於
朝蓋與蜀先張氏蘓氏中分魯至其推明六經謂
易詩書始著乾坤君臣夫婦之正禮樂藏諸用春
秋謹其變繫辭之旨微夢奠不發春秋之作盡獲
麟無褒獨推原孟軻氏而挈然負異於諸儒者如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吳

此先君自幼承學於皇大父若與蜀先諸儒異轍
也既仕矣始紹聖迄政宣名稱益高身日益困折
先君嘗謂所知曰後世有揚子雲此復何憾

又云其流風甚遠其樹立甚大其於文率皆懲世漫
靡多所矯抑扶雅黜鄭不爲苟作當其時如操南
風之絃以遊北里雖濫吹襍然衆寡莫敵而平和
雅淡之音厭服於人心者且久而愈信也今其傳
如存舊如辨同實熙豐以來黨事以之如議賞如
察言實崇觀以來邊釁以之宜和中朝京師燕薊

始事因作韓忠惠公傳斥其非幾以身殉焉是豈
空言哉始攜來書度嶺閱五年而後歸世皆憐其
窮惟其身方擯斥且死而其言率憂深不怨如贊
曲江讀憫俗君子讀而哀之亦曰是千載之表微
也 並唐文若書先集後

鄭康佐曰政和中先君寺丞赴官潮陽道出鵝城謁
博士唐公一見傾蓋如平生自是書札往來無非
論文評詩未嘗一語以及俗事也而道義之交趨
尚之同先君固已序之矣得唐公之文凡四十五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四

首詩賦一百八十有五首康佐承乏惠陽暇日閱

寓公集蓋東坡先生與唐公謫居時著述也唐公

之文凡十有二首詩賦一百十首既而進士葛彭

年以所藏閩本相示文凡五十六首詩賦二百八

十七首較之所見稍加多矣而篇帙淆亂句讀舛

訛殆不可辨 幾三得蜀本於歸 皆合 幾 蜀 明 家

文凡一百四十二首詩賦三百有十首較之 閩 本

益加多矣而 損 甚少可以見 下 康 佐 以 蜀 本

德 遂 屬 教 授 一 校 旁 援 補 正 之 功 也

有據依而唐公之文遂爲全編其各
十卷命刻板摹記且將以傳示學者
有至文而先生之名可不朽矣且以成吾先君
次之之意而後之尙友者愈無窮矣
三謝詩一卷陳氏振孫曰謝靈運惠連元暉詩不知
何人集中興書目云唐庚子西
文獻通攷

陳氏曰張商英拜子西作內前行坐貶惠州其文長
於議論所著名治存舊正友議賞諸篇皆精確

雁湖李氏壁曰子西文采風流入謂小東坡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辛

劉葵叔曰子西善學東坡量力從事雖小自成一家
其詩工於屬對緣此遂無古意

劉後村曰子西諸文皆高不獨詩也其出稍晚使及
坡門當不在秦晁之下

竹溪林氏曰唐子西學東坡者也得氣骨而未盡其
變態之妙問有直致處然無一點塵俗亦佳作也

趙璘因話錄子西云左傳不亂道却好班史不亂道
却不好史記敢亂道却好唐書敢亂道却不好思
之其好與不好始未暇論若言其不敢亂道與敢

亂道則切中矣

王伯厚困學記唐子西採籐曲魯人酒薄邯鄲園西河渡橋南越悲下一句未見所出

東齋記事云唐子西謫居惠州嘗醞酒三種其和者爲養生主稍勁者爲齊物論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唐子西詩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逕。門無剥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三

氏傳離騷太史公及陶杜詩韓蘓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窻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飽。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歸來。而月印前溪矣。

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袞馬頭塵。忽忽隙駒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得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一百四。所得不巳多乎。

國朝王士禛曰。予曩與亡友葉文敏。方壽論牛李之

黨。李爲君子。牛爲小人。勿論兩人本末。卽視其所與之友。可知。文敏不以爲然。適觀眉山唐庚集。寄郭潛夫詩云。黔江清且碧。瀘江濁而紅。須臾盡變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三

濁混混。顏色同清。固不勝濁。此理天下通。君視開成間。牛李爭長。雄卒之贊皇。老不勝太牢。公物理自古。然徘徊歎無窮。因憶吾前言之持論。非謬也。

宋唐庚子西眉山集二十四卷詩賦十卷雜文十二

卷

以論記傳贊銘誌狀表書啓說箴疏爲次

三國禠事二卷紹興二十

一年朝奉郎鄭康佐刊於惠州。有鄭總呂榮義康佐及唐庚弟庚子文若序。徐渤與公鈔自何元子家藏本。渤有序。庚自序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惟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始能成篇。史言

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始終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爲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卓與茂正是也

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備周瑜言備梟雄不宜以土地資業之

漢時荆南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於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長沙武陵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旣退關羽周瑜錯處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五

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爲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晉侍中荀勗中書令和嶠使著作郎陳壽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爲二十四篇號諸葛氏集

上之

魏文帝卽位求孔融之文以爲不減班揚晉武帝踐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旣魏武之仇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

而並見收錄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已猶有先王大公
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乎魏晉也

建安十八年先生進軍圍雒縣龐統爲流矢所中
卒先主每言則爲之流涕

龐德公以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則士元之齒當
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
二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豈不惜哉建安二十
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卒明年黃忠法正卒
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美

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
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
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年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
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
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年四十
此數傑者皆以高材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
不祚漢明矣

諸葛丞相爲後主寫申韓管六韜各一道

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道少主乃用六韜管子車

名治察言諸論時許予其古之四爲三卷
文賦二卷一爲一各都爲四
卷 並阮亭片易錄

史論

建安二十年先主居公安使關羽爭荊州會曹公
征漢中先主恐失益州引軍還蜀 唐 庚
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吳連和爭荊州是矣引軍
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即先主以蜀兵五萬
居公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
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
公征柳城備勸以襲及備據荊州亦不能辨此信乎
天命之有所在哉

章武三年四月先生崩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
於成都改元建興

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
陳壽所以短孔明也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君
惟尙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

韓之書吾謂不然人主不論撥亂守文所以智慮爲
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恩智術是其所短
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論計管子貴重
任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施之於主
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
疾不相值亦復何有補哉

陳壽曰蜀不置史注記無官以故行事多遺又異
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若此一類猶未周焉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七

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
記爲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

側闕乎春秋之時

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

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亦與此似掌注

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

與房者亦不純

用著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

也

趙以虞舜之德而

也

人者故陰陽注記

也

令以論

也

見魏晉之際... 郎自曰... 史官奏景星見... 是大赦... 元而曰... 景耀元... 史官奏景星見... 是大赦... 元而曰... 景耀元... 史官奏景星見...

王全斌等有罪... 院使... 王全斌等有罪... 院使... 王全斌等有罪... 院使...

天下無難事... 既振則易於反掌... 我太祖... 叛吊民尤切... 將帥彬有功無過... 則擢用而不疑... 全知... 丹稜縣志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則貶降而不恤賞罰如此宜其... 如摧枯拉朽之易也

張齊賢諫止速取幽薊

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 不可代... 燕薊

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 不之知也蓋幽薊之所當取者有二... 中... 民陷於左

社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 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 也特太宗時

水有其機耳

閏四月故相寇準卒於雷州

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不列
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
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
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輪屹然如山
百萬貔貅折筆管之使三十餘年邊無警急之勳
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富弼使契丹

前輩謂讀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

叢談

七

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悻慢。擇所報
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忠激於心。義形於色。
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
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為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
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
辱。臣不敢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推
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直節。而有
所不必避。雖甘言重獎。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
名使。何以加諸。

爲無人固不必眷眷於一無狀罪廢之人而使盛德百世之傳不得以時定也

再與李季章書

熹區區鄙意前幅具之詳矣始者亦嘗深念欲便草了而託以前日所爲旣而思之又似不誠而不可爲也入念劉孫所定本出賢昆仲之手者自足傳信後世仁循例必欲更經一手刪節則雖在今日陰竊爲之亦是不害只是目下未可使人知有此作將來草定亦不可使人見有此書此則難遮護耳來使本欲

丹稜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五

畱以少俟渠亦以丁寧之切不來相逼但覺此終是未敢落筆不如且遣之還俟一面更將所示者子細繙閱隨記所當增損處密託人送令弟處又恐經由都下不便不若且少思之若未卽死固當有以奉報或使溘先朝露亦當以付兒輩令轉奉聞也平生多做了閒文字不能無愧詞今此好題目可惜不做但又適當此時令人鬱鬱耳續通典見詩中及之恐有印本求一部長編改定本只寫改處不知有多少冊得爲致之爲幸或云建炎紹興事亦已成書不知然

否尤所欲得但恐字多難寫耳頃見靖康間事楊龜
山多有章疏不曾編入不知後來會補否蓋汪丈所
刻本不曾載福州成都二本皆然其奏議後來南劍
一本却有之恐亦不可不補也

與李季章書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此同哀暮非復別離時
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史院同寮餞別靈芝坐間或誦此言季章見謂平生
亦甚愛此盍書以見贈予謂如僕乃知此味季章未

丹稜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卒

也胡爲亦愛此耶旣而思之解攜之際但有一人衰
暮便足令滿坐作惡乃知隱侯之言猶有所未盡也
因并書以寄季章以爲何如也

答李季章書

熹扶曳殘骸幸抵田舍行藏之計無復可言但向來
職事不能無遺恨此獨深愧耳東府爲况如何故宇
淒涼新居鬲盛行路之人忘其前事頗復有爲之不
平者此處不早調護將有乘人之隙者此大可慮又
向來放過大體已多今又不容坐視不爲收救之計

叢談下卷之十二

撫聞

史稱楊恂與家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其書以火不存則所論奇邁危言摧折弗悔殆亦白中家愿矣

唐伯虎瞻犯洪濤急父病受掠浴不改辭孝弟天成也後世絕少此人

唐庚宰閬中為政清肅公庭寂然又為綿州守有政績州人繪其像於思賢堂見省名宦志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空

劉忠介公

汲

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

班自改易繁辭為妖言以應汲攝守下自獄靈素

薦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

汲責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

見宋史

紹興二十九年夏五月貶禮部侍郎孫道夫知綿州

道夫使金金主亮欲南侵先設二事責宋道夫還

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

夫曰彼身軾其君而奪之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

退沈該不以為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

引用張浚忌之故貶

道夫直... 奏書

綱目發明

史論孫道夫受知張浚憂... 不為身謀

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請以之弊請盡

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 道夫持

堅事下國子監祭酒湯... 借曰蜀去天近且可借

子涉三峽冒重湖耶欲革其弊一監試得人

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敕差官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奎

史論唐文若譏休兵其清風苦節終始不渝

唐文若為文思箴其略曰於赫我皇兵既休矣兵休

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邦乃攸寧爰整其旅文

王以興載舞干羽舜仁用成向戌弭兵春秋所懲

蕭俛去兵禍亂乃萌師則多矣軍則強矣縱弛不

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殘以兵休兵凡千五百餘言

自增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見宋惜

不盡傳羨凌司諫永泰詩亦無攷

唐文若嘗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里

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
避苛歛轉徙饑饉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

和興三十一年金人犯邊文若求對首建大臣節制
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允文杜莘老馬
驥才皆可用未幾金圍大將王權於歷陽權遁淮
南盡沒詔百官廷議文若建三策一請上親征二
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奏上未報文若尋面
對上問曰計將安出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
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爲今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七

日上矍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數日起浚
知平江府蓋上雖以浚忠慤喜功將士多不附文
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尋改浚鎮建康將以爲
江淮宣撫使中沮之而止 俱見宋史

唐立夫

文若字

寬厚秀傑文辭高雅不妄與人交而襟

懷灑落人自愛之在朝廷若不預事間出議論輒
平正無向背其治郡能盡僚屬之才人皆樂爲宣
力至簿書期會則不惰性旣寡合遇所喜形迹都
忘平生不言人過雖有憾亦容之嘗曰觀人以初

見為定。往往十得六七。

文若一字仲懿晚號遯菴

唐立夫守九江。適虜騎犯舒。參用民兵備禦。整暇方督匠刻東坡集。人賴以安。此亦安石之圍碁。萊公之酣飲耶。俱見周益公跋子西帖

勾濤在高廟時言事稱上意大抵以薦士為已任士。因濤薦召凡數十人。後多為名宦。唐公文若其一也。見費著氏族譜

史論李燾恥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粲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齒

李燾知雙流。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型乎。盍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艾無訟。又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置之理。豪強斂迹。知榮州築防捍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劾守令不職者四人。時多聚斂。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知瀘州葺石門墜。以阨夷人。奏移鎖水。開邊舊池。禁茶馬司市羈縻馬。毋益額。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皆報可。

燾除湖北轉運副使。陞辭奏禹貢荆田第八賦。乃在

事詳遠則事畧不當以繁省論之其言亦先故續
通鑑長編多採近世士大夫所著如曾子宣日記
之偏王安國甲申錄之妄咸有取

題呂吉甫帖後復云後七年歲次癸卯十一月太史
李仁甫見此帖命其子稟題其後考證極為精詳
謂温公誤國者陳瑩中矯枉之一也某重書 並益
公題跋

周密曰余嘗聞李雙溪獻可云嘗季仁甫為長編作
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誌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藝文

卷

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厘分日小先後
第之井然有條真可為法也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在數處不常為京

惡其為八萬與交山不常為京

見之則實不實也既見韓廷人請曰

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磅

甫辭而不獲遂為強晉有二厨貯書牙籤

扁護甚嚴仁甫問此為何書答曰先人比軍中

得於北方藉本州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

修長編既成有詔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
甫聞其言喜甚急欲得見之其家所秘藏者即
進呈不可得也李益窘再致禱乃曰且爲某
飲酒續管以爲子於是爲盡量每盃行輒言王酒
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
已爲用佳觀作副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
李視之信然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金吏
畏其虜獲先錄送韓故李未成帙而韓已
丹稜縣志 十二下 叢談 矣

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
以進 並癸辛襍識

馬氏曰李文簡公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
節次上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
八年之書以四十年而成 文獻通攷

李仁甫跋尤延之云延之於書靡不觀觀靡不
記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
弟及諸女亦皆抄書一日謂予曰吾所抄書合若
十卷將彙而目之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

孤寂而讀之以當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
九延之遂初堂書目後

李文簡公記李梈等十事見鶴山跋記未見

宋孝宗乾道元年復制科李廔策進依正奏名第一
甲淳熙四年廔弟塾復舉賢良方正爲近習所沮
然自廔後制科無合格矣

李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制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
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
而止其友晁公邁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完

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廔塾習焉
見

宋史

宋制策入等者惟蕪氏軾轍兄弟吳育范百祿李廔
終宋世僅五人而蜀居其四二蕪范李皆蜀人也
升菴文集

開禧二年議伐金李壁直學士院當草詔畧曰天道
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
仇蠢茲醜虜猶犯要盟股生靈之資奉谿壑之欲
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空而公

殘使來廷而敢爲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媿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彼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

開禧二年七月以李壁參知政事

金遣使徵示欲和意。邱密以聞壁。貽密書使示使致書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韓侂胄。侂胄大怒不復以和爲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仇爲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半

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邱密。壁力爭言。邱密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一邱密耶。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侂胄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與其政。或勸其速去。毋分禍。壁曰。嘻。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會史彌遠。謀誅侂胄。以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畱恐洩。侂胄乞誅。

張福焚遂寧。李壁馳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紫丁來會戰。威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

將選死士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盡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成擒矣以長圍法授之威用其謀遂平賊

並宋史

安丙檀殺楊巨源軍情叵測宣撫使楊輔恐召變舉劉甲自代當國者疑輔避事季章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宜撫司事旣而璘死應辰卽日領印軍情遂安此故事也乃以密札付甲安丙嫉楊巨源命械送閬州獄季章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已而丙果害巨源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三

中興十三戰功錄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中興以來禦寇立功惟此十三處編爲一書所謂司勳藏其貳也開禧乙丑北事將作其書成

李季章中興十三戰功錄不載武穆明太史劉鳳曰大岳武穆功冠諸將其邊寇克捷之功非止一次今略不載其尙餘秦氏之烈乎寧哉

註荆公詩十五卷陳氏振孫曰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臨印山作序

嘉熙元年春正月以李稹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二年六月李稹卒 綱目

漢官議一卷續補漢官典儀一 皆出史中採

拾並李稹季允 通攷

陳亞之詩一卷僅二十五首有李稹跋其後 居易跋

今未見

張南軒有與李季允 稹帖後有無急於成 見魏

鶴山跋今此帖亦無存

西關白塔寺有蘇子由碑記剝蝕不可辨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五

總岡山有嶺曰東坡昔傳坡及子由適雅州宿此因

以為名

黃山谷書子美夔州兩川詩貽楊素翁又作大雅堂

記世謂山谷曾遊丹稜觀青神借景亭之詩眉州

觀蓮亭之贊所傳或不虛也

楊明讀書東郭外龜山有記存武烈王祠後人因龜

山名號誤以楊時為丹稜人

謝臯羽 翽常遊丹稜花卿冢行所謂雨青沙白丹稜

東是也

李燾過成都平名院云觸目都會到問名乃非也其
自題詩絕有風味可思升菴詩話

唐世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太白丹稜僧可朋不
相上下昔人欲裒集三人詩為一帙而未果知者
惜之升菴詩話

楊慎敘周受菴詩選中云蕪文忠宋代詩祖唐真韓

駒吳岩後溪魯交李石文丹淵喻三嵎襲其殘芳

云云

無名氏六言或以為李季章作蔣凝賦止四韻邠老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三

詩無全章了頭花鈿滿面不及徐孀半裝並升菴集

楊升菴慎嘗遊丹稜邑令呂禧楚黃知名士也邀登

白塔限韻請題甫上而詩成呂大服和

歐陽炯事孟蜀工於詞作三字令首敘花間集者每

言愁苦之音易好懽愉之詞難工其詞大抵婉約

和好不欲強作愁思者也其歐陽炯亦善詞作

生查子見詞品

楊仁儼仕王蜀為丹稜令後歸宋補滑南主簿其子

礪宋翰林學士少夢來和天會為主者登第從朝

真宗恍如夢中所見 見宋史

可朋友盧延讓字善也范陽人唐光化五年進士朗

陵雷滿辟之滿敗歸王建及建據蜀授中書部員外

郎累遷給事中官刑部侍郎卒延讓能詩不

尚奇巧人多譏其淺俗獨吳融以其不知曩大奇

之

馮仲聘為邑令元兵入眉力戰以死宋史既無表章

邑中又未崇祀豈非缺典

胡子儀 初名 大足人 備遺錄云 延及時其兄子昭 備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錄作 子韶以刑部侍郎與方正學同為難子儀膺辟

分教威遠廬山東按察僉事聞兄死節棄官隱丹

稜民家生二子各數歲無而謂之曰吾兄無子天

不絕胡氏二子當免 有懷鄉詩云一

區廢宅棠山下 以 塘夕照中鄉國匪遙山自

遠乾坤雖大足難容劉應箕忠孝節記稱其聲意

悲壯蓋有得於兄之教而伯仲齊鳴者也 或曰志

府典 子昭中云子儀隱丹稜蜀獻 遠為蜀

王知而憐之命祝 爰 隱於僧辭曰父母遺體不敢

自傷云未云余嘗過大足棠山見子昭宅遺址
云旁有胡氏相傳為子儀後備遺錄以子昭曾為榮
縣訓導故失攷也

丹稜舊有鹽井用車筒取水煎成如今犍為富順然

不知何時湮廢

見宋史

或曰即今大王井也近蒲江

界

西山後一派俱號官山詢其由勝國藩庄也石萬丈
當時開砌以運租者

紀異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七

唐肅宗時有賊據鐵桶山作亂花卿單騎鏖戰已喪
其元猶騎馬荷戈至東館鎮下馬沃盥浣紗女語
曰無頭何以盥為遂仆居民墓之溪上見一統志

明末張逆據蜀偽撫南劉文秀入丹稜踞其署驅城
中民於西門外普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為之壅
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為一羣賊
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擁至江陵廟殲焉遂刻北
門山為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前丙戌丁亥連歲大旱斗米三十金人不得食

相食骸骨彌野其存者又被魔疫幾無孑遺如所謂扶臉魔焚魂魔大頭瘟馬蹄瘟之類蓋劫殺之餘也 並見蜀碧

興福寺大悲殿東柱有泥塑小龍宋紹興間故蹟一日僧拂殿塵倏忽間雷霆大作河水湧潮地中有若蚯蚓者形色異常蠕蠕而動僧異之擊以箒柱上轟然土龍一爪脫落兩睛炯炯射人急取鐵釘釘其首壁下方木已爲火焚矣今土龍爪尙懸如信僧繇破壁之說非誕也 事在明弘治時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六

南關外火神祠山中舊傳金字碑惟不識書人得遇康熙五十年邑庠郭氏家僕刈草見之字大如盃金色燦然若新用挑担去之擊以茅急引衆往視表插如故而碑杳然失踪矣

康熙丁酉五月三日城中火延燒百十餘家先是四月中數人玩月坐科甲坊下忽電光閃爍迷離不辨仰視天上開裂三丈有奇一赤色飛鳧懸空倒舞經時乃沒時以爲火兆

康熙中有盜數人發文簡公墓館具尙完啓之

朱袍象笏玉帶眉髯皓白凜然如生盜利其有不
顧竟取衣帶及金銀殉器以去衣出悉成灰矣是
夜羣盜同夢公命卒滅至府中萬聲呵責各鞭百
餘未幾俱嘔血死里中人猶指其爲某某也嗚呼
南宋至今六百餘年而形體英靈儼赫如故豈非
剛大之氣超塵劫而不毀者耶

丹稜縣志

卷之十二下

叢談

七

